



屠格涅夫

罗 亭

1954

罗 亭

〔俄〕屠格涅夫 著

陆 蠡 译
丽 尼 校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 北 京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根据 Constance Garnett 英译本 Rudin (William Heinemann, London, 1923) 转译, 参考 Henry Bolt 英译本 (Thomas Y. Crowell, New York, 1873), 并根据 И. С. ТУРГЕНЕВ: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II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校订。插图据 O. Gorchakov 英译本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4) 复制, 作者是 V. Sveshnikov.

罗 亭

Luot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114,6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16}$ 插页6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51,101—105,900

书号10019·676

定价1.15元

1

是靜靜的夏天的朝晨。太陽已經高懸在明淨的天空；田野里仍然閃着曉露。初醒的山谷散发着芬芳的气息，而宿鳥則在朝露未霽、悄無聲息的森林中歡樂地歌唱。在一帶山坡上，自頂至麓都滿布着剛剛放花的裸麥，山脊上遠遠望見有一個小小的村落。一個少婦正沿着通往村落去的小徑走着。她穿着白麻紗的長袍，頭戴圓草帽，手里拿着遮陽傘。在她後面不遠，尾隨着一個小廝。

她緩緩走着，好象在欣賞這步行的樂趣。前前後後，修長的裸麥臨風擺動，發出輕微的沙沙聲響，麥浪起伏，時而涌出一片淡綠，時而又皺起一道紅波；高空上，百靈鳥正囀着歌喉。少婦適間從自己的田莊出來，這田莊離開她正要前去的小村不過一俄里。她的名字叫作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黎賓娜。她是一個寡婦，沒有孩子，頗有些財產。她和她的弟弟，一個名叫謝爾該·巴夫里奇·伏玲采夫的退役的騎兵上尉，住在一起。弟弟還沒有結婚，目下在替姐姐管理田產。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來到了小村，在村頭一所又破又矮的小屋前停住。她把小廝喊近前來，叫他進屋去探問女主人的健康。小廝馬上就出來了，一同出來的還有一位白胡子的衰老農民。

DP71/07
“喂，怎么样？”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問。

“她还活着……”老人回答。

“我可以进去么？”

“怎么不可以？請吧。”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走进了小屋。屋子里很局促，又闷又烟。在暖炕上，有誰在蠕动着，呻吟着。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环顾四周，在半明半暗里看出了一个头裹格子布头巾的老妇人的一付干皺枯黃的老臉。一件笨重的外套齐胸压在她的身上，使她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的瘦削的手无力地攤开着。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身边，用手指摸了摸她的前額，那額は火燙的。

“你覺着怎么样，馬特辽娜？”她俯向暖炕問道。

“哎唷！”老妇人呻吟着，認出了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不行，不行了啊，亲爱的！我的时辰該到了，我的小亲人！”

“上帝是慈悲的，馬特辽娜：也許你就会好起来的。你吃过我給你送来的药嗎？”

老妇人痛苦地呻吟着，沒有回答。她沒有听到这句問話。

“她吃过了，”站在門边的老人說。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轉身向他。

“除了你，就沒有別人陪陪她么？”她問。

“还有个女孩子——她的孙女，可是她老爱跑开。老也不肯安静坐一会：簡直是一头无韁的野馬。懶得連拿杯水給她奶奶都嫌太麻煩了。我又老了；我能管什么用？”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那个医院里去？”

“不！干嗎送到医院里去呢！反正是要死的。罪已經受滿

了；显见，这是上帝的意思。她再也离不了这暖炕。还送什么医院呢！只要一折腾，她马上就会死的。”

“哦！”病妇人呻吟道，“我的漂亮的太太，不要丢下我的小孙儿，我们的老爷离得远，可您……”

老妇人咽住了，她已经接不上气来。

“别发愁，”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回答说，“可以照办的。瞧，我给你带了点茶和糖来。喝一点……你们有茶炊么？有吗？”她望着那个老农民继续说。

“茶炊？我们没有茶炊，但是可以想法子找一个来。”

“那么，想法子找一个来吧，要不，我给送一个过来。要告诉你的孙女，别让她老跑开。告诉她，这是可耻的。”

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双手接过了茶和糖。

“好，再见吧，马特辽娜，”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说，“我一定再来看你的，可你也别气馁，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抬起头来，把手向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伸去。

“请把您的手给我，亲爱的太太。”她喃喃地说。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只是俯下身去，在老妇人的额上吻了一下。

“得留点神，”她一面走出去，一面对老农人说，“按时给她药吃，照着方单上写的……给她喝点茶。”

老人仍然没有回答，只是鞠着躬。

跑到外边的新鲜空气里来，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这才舒舒畅畅地吐了一口气。她撑起阳伞，正想起步回家，突然在小屋角边出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驾着一辆竞赛的轻马车，穿着灰麻布的旧外套，戴着同样质料的小帽子。一瞧见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他便立刻勒住了马，向她转过脸来。他

有一張闊大的蒼白的臉，一對淺灰色的小眼睛和几乎斑白的短髭，这一切都和他的衣著的色調相称。

“您好！”他开口道，带着懶散的微笑，“請問，您到这儿干什么来的？”

“我探望一位女病人来着……您从哪儿来，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

那个叫作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的人直盯着她的眼睛，又微微笑了。

“做好事呢，”他說，“探望病人来着；可您把她送进医院里去不是更好些么？”

“她太衰弱了：不能搬动她。”

“难道您也想要放弃您的医院？”

“放弃！为什么？”

“唔，我想……”

“多么奇怪的想法！您怎么会这么想的呢？”

“哦，我看您跟拉松斯卡雅夫人常在一起，好象很受了点她的影响。照她的說法，什么医院啦，学校啦……这全都是些乱彈琴，毫无用处的花样經。慈善事业應該純粹是个人的事情，教育也是一样：这全都是有关灵魂的事业……大概这就是她的那一套高論。她这种調調儿是从那儿拾来的呢？我倒想打听打听。”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笑了。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是个聪明女人，我很喜欢她，很尊敬她；但是她也可能錯誤的，我也并不一概相信她說的每一句話。”

“您不一概相信她，那就好极了，”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接着說，仍然不下車来。“因为她对自己的話也并不十分相信。可是，碰到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問得真妙! 碰到您, 难道不总是可以高兴的么? 今天, 您真跟这早晨一样的新鲜, 漂亮。”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又笑了。

“您笑什么?”

“笑什么! 要是您自己能看得见, 您說这句恭維話的时候您那付神气該是多么懶懶散散, 冷冷冰冰! 我倒奇怪您說到最后一句时, 怎么沒有打出个呵欠来!”

“冷冷冰冰……您老是需要火; 但是火是毫无用处的。它閃一陣光, 冒一陣烟, 就完了。”

“但是它給人温暖,”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插进一句。

“是的……也把人焚燒。”

“唔, 就算是焚燒, 那又算得什么! 这也并不坏。反正总比……”

“好吧, 哪一天燒您个痛痛快快, 那时我看您会怎么說,”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不耐煩地打断了她的話, 攏了攏韁繩, “再見。”

“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 等一等!”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喊道。“您什么时候来看我們?”

“明天; 替我問候您弟弟。”

馬車轆轤地滾去了。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的背影。

“真象条口袋!”她想着。真的, 看他躬着腰, 滿身灰尘, 帽子推在腦后, 一堆堆乱麻似的黄头发从帽子底下钻出来, 可也真象一只大面粉口袋。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靜靜地踏上了归途。她一路走着，眼睛朝着地上。不远的地方傳來一陣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抬起头来……是她的弟弟騎着馬迎接她来了；在他的身边走着一个人材不高的青年，穿着件淡顏色的敞胸上衣，打的也是淡顏色的領帶，戴着頂淡灰色的帽子，手里拿了一根細手杖。他老远就望着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微笑了，虽則明知她正在沉思，是什么也不会注意到的；而当她停下脚来，他便跑上前去，以愉快的、几乎是溫柔的声音叫道：

“您好，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您好！”她回答說。“您是从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嗎？”

“一点不錯，太太，一点也不錯，”青年人容光焕发地回答，“正是从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託我找您来的，太太；我倒也高兴出来走走……这样的早晨該多美呀，况且也只有四里路。我上您那儿——您不在家。您弟弟告訴我說您到謝妙諾夫卡去了，他也正要下地去；所以，太太，我就跟他迎接您来了。是呀，太太！您瞧这該多美呀！”

青年人的俄国話說得很純粹，正确，但总帶点外国腔，不过究竟是种什么腔，这也很难断定。他的容貌有几分亚洲味：长长的鷹嘴鼻子，大大的呆滯的鼓眼睛，厚厚的紅嘴唇，低洼的前額，以至烏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說明他原籍东方；但这年青人却自称姓龐达列夫斯基，說自己的原籍是敖得薩，不过是在白俄罗斯某地的一位善心而有錢的寡妇家里养大的。另外一位寡妇則替他在政府机关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中年的太太們一般都是乐于維護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的：他知道怎样去籠絡她們，博取她們的欢心。目下，他住在一位有錢的女地主达里雅·米哈伊

洛夫娜·拉松斯卡雅家里，所处的地位介乎义子和食客之間。他为人很殷勤，有礼貌，多情善感，暗地里却荒淫好色；他的声音很逗人喜欢，鋼琴彈得不坏，跟人談話的时候还有一种死盯着对方的习惯。他打扮得非常整洁，衣服能穿很久不换；广闊的下頰老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服服貼貼。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一直听完了他說的話，于是轉向她的弟弟。

“怎么今儿老是碰見熟人：剛才我还和列茲涅夫談話来着。”

“哦，是跟他呀！是他赶着車子到什么地方去么？”

“是的；你閉着眼睛想看：赶着輛跑車，打扮得象只麻袋子，一身的灰尘……真是个怪人！”

“也許是的；不过，他可是个好人。”

“誰？列茲涅夫先生么？”龐达列夫斯基問，好象大吃一惊似的。

“对，就是米哈伊罗·米哈伊里奇·列茲涅夫，”伏玲采夫回答。“好，再会吧，姐姐；我該下地去了：人們正在替你种蕎麦。龐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陪你回家的。”

于是，伏玲采夫疾馳而去了。

“莫大的荣幸！”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高声說着，將手臂伸向了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

她挽住了他的手，两人就折向了回到她的庄园的路上。

和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挽手同行，看来給了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以很大的愉快；他細步走着，滿臉堆笑，連他的东方味的眼睛也湿润潤的了，不过，这对他來說，却也不算希罕；就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而言，感动了，溶化在眼泪里了，真算

不了一回事。手里挽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嬌滴滴的女人，誰又能不高兴呢？說到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異口同聲說她是個叫人心愛的女人，這省區的人可也沒有說錯。單憑她那筆直的、梁骨微微拱起的小鼻子，就足夠叫所有的男子為她瘋魔了，更不消說起她那天鵝絨般的深黃眼珠，金黃色的頭髮，圓圓的雙頰上的笑渦，和其他的諸般美麗。但最可貴的還是她那美麗的臉上的表情：推心置腹，善良而且溫厚，既使人感動，又使人著迷。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有著孩子般的眼波和笑容；有的太太們則覺得她有點過於單純了……這難道還有什麼美中不足的地方么？

“您是說，是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請您找我來的么？”她問龐達列夫斯基。

“是的，太太，是她老叫我來的，”他回答著，把俄語的 c 說得和英語的 th 完全一樣。“她老一定要我來，讓我務必請您賞光，今天到她老家里晚餐。她老（在說到第三人稱，特別在說到貴婦人時，龐達列夫斯基是嚴格地使用敬稱的）正等候著一位新來的貴客，她老一定要把他給您介紹一下。”

“客人是誰呀？”

“是一位繆法爾男爵，一位彼得堡來的內廷侍從，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新近在迦林公谷那兒認識他的，她老極口稱贊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有教養的青年。男爵先生對文學也感興趣，或者，不如說……呵，多好看的蝴蝶！您也欣賞欣賞吧……或者，不如說對政治經濟學也感興趣的。他寫了一篇關於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的論文，要請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批評指正。”

“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論文？”

“這是就文體的觀點來說，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就

文体的观点而言的。我想，太太，您一定早已知道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正是这方面的权威。茹科夫斯基^①是经常要向她老请教的，还有住在敖得萨的我的大恩人，德高望重的洛克索朗·美吉亚罗维奇·克桑得里卡……您当然是知道这人的名字的吧？”

“我可从来也没听说过。”

“您从来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人物？这真令人惊奇！刚才我是想说，洛克索朗·美吉亚罗维奇总是非常佩服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关于俄罗斯语言的知识的。”

“那么，这位男爵是位迂夫子么？”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问。

“一点也不，太太；完全相反，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常说，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一谈起贝多芬就口似悬河，叫老公爷高兴的了不得。这一点，老实说，我是欢喜听到的：您知道，这正是我的本行呢。请容许我献给您这朵可爱的野花。”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接过花来，走了几步以后，就让它落在路上了。现在离她的家至多只有二百来步。屋子是新建的，新刷的白粉，在老菩提树和枫树的浓密的叶荫里，它的敞亮的大窗户迎人似的露了出来。

“那么，您是让我怎样去回复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呢？”龐达列夫斯基说，对于他的那朵花所遭到的命运，微微感到痛心。“您会来赴宴的么？她老也请令弟一同来的。”

“是的；我们会来的，准定来。娜达莎^②好么？”

① 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1783—1852)：普希金以前的俄国大诗人。——译者。

② 娜达莎：娜达丽亚的爱称。——译者。

“感謝上帝，娜达丽亚·阿列克舍耶夫娜很好，太太。可是咱們已經走過了到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庄上去的分岔路了。我这可失陪啦。”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停了下来。

“您不到我家里坐坐么？”她犹豫不决地問。

“我当然会非常高兴的，太太，可是恐怕時間不早了。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想听塔尔堡^①新作的一支練習曲，我得先准备准备，練練手。还有，老实說，我怀疑我跟你这么絮絮叨叨，是不是会叫您不怎么高兴。”

“哦！不……您怎么……”

龐达列夫斯基叹了一口气，似含深意地低垂了眼臉。

“回头見，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沉默了一会，他說：于是一鞠躬，退后了一步。

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轉过身来，回家去了。

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轉道回家。一切的溫柔馬上从他的臉上消失了；一种自負的，几乎是严酷的表情浮到了他的臉上。連他走路的步法也变了；現在，他的步子跨得更闊些，踏得更重些了。他走了两里来路，自由自在地揮舞着手杖，而突然間，他又微微笑了：他望見了在路旁有一个年輕的頗有风致的农女，正从燕麦田里赶出几条小牛犢来。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象猫一般輕輕地閃到农女的身边，开始和她說起話来。起先她沒有說什么，只是臉孔紅了，笑了起来，后来却用衣袖遮住了嘴唇，轉过臉去，喃喃說道：

“去您的吧，老谷，您……”

① 塔尔堡(Thalberg, 1812—1871)：德国音乐家，作曲家。——譯者。

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用手指威吓着她，叫她替他采几朵矢車菊来。

“您要矢車菊干什么？拿去做花环么？”少女反問道，“噯，真的，您走开吧。”

“听我說，我的心疼的小美人，”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开始說……

“噯，您走开吧，”少女打断了他的話，“瞧，少爷們来了。”

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回头一看。真的，是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万尼亚和別佳，沿着这条路跑来了；在他們后面走着他們的教师巴西斯托夫，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巴西斯托夫是个魁梧的小伙子，平板的臉，大鼻子，厚嘴唇，猪似的小眼睛，总之，其貌不揚，有些笨，但是善良，誠实，正直。他衣服穿得很随便，头发蓄得很长——这倒不是故意学时髦，而只是有些懶散；他欢喜吃，欢喜睡，但也欢喜好的书和热情的談話。他是切骨地憎恨龐达列夫斯基的。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孩子們崇拜巴西斯托夫，但一点也不怕他；他跟这家庭里其余的人也都十分合得来，这事可并不完全合乎女主人的心意，尽管她經常自称成見之类对她是不存在的。

“你們好，我亲爱的孩子們，”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开口說，“今儿你們这么早就出来散步啦！可我，”他轉向巴西斯托夫，添上一句，“我老早就出来了；我热爱欣賞自然。”

“我們早看見您是怎样在欣賞自然的，”巴西斯托夫喃喃道。

“您是个实利主义者；天知道您这会儿在想些什么！我是知道您的！”

每当龐达列夫斯基跟巴西斯托夫或巴西斯托夫一流人說話

的时候，他总有点不耐烦的神气，这时，他的“c”就念得十分清楚，甚至带点口哨声。

“唔，您大概是在跟那女孩子问路吧？”巴西斯托夫说着，眼睛一左一右地溜来溜去。

他感觉到龐达列夫斯基是在直盯着他的脸，这种看法他是极讨厌的。

“我再說一遍，您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利主义者。无论什么事，您都非从那俗不可耐的一面去观察不可……”

“孩子們！”巴西斯托夫突然命令道，“你們看到那草地上有棵柳树嗎？咱們看誰先跑到……一！二！三！”

孩子們以全速向柳树跑去。巴西斯托夫也跟在他們后面拼命跑着。

“乡下人！”龐达列夫斯基想。“他把这些鬼孩子都寵坏了。十足的庄稼汉！”

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得意地望了望自己的整洁漂亮的身段，用張开的手指在上衣袖子上拍了两拍，整了整硬領，走去了。当他回到自己房里以后，他便披上一件旧的寝衣，滿面焦灼地坐在鋼琴前面了。

2

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雅的房子几乎是被視作全省之冠的。这是一座高大的石头巨厦，依照拉斯特雷里的繪画，带着上一世紀的风格建筑起来的，巍然耸立在一个小山的頂上，山麓則有俄罗斯中部的一条大河从那里流过。达里雅·米

哈伊洛夫娜本人是一位出自名門的有錢的貴婦，三品文官的未亡人。雖然龐達列夫斯基常說她認識全歐洲，全歐洲也都知道她！——可是，實際上，歐洲却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就是在彼得堡她也並不是什麼重要腳色；只是在另一方面，在莫斯科却誰都知道她，誰都是她的座上客。她屬於最上流社會，被譽為一位很怪癖、不太和藹、但卻異常精明的女人。在年輕的時候她是很美的。詩人曾為她歌唱，青年們曾對她傾心，有些要人也曾為她顛倒。但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往昔的姿顏于今絲毫也不會留下。“難道說，”凡是初次見她的人，都不禁要暗中介問，“就是這個女人——年紀雖然還不算老，就已經骨瘦如柴，面黃如蠟，鼻子尖尖——難道她還曾經是個小美人么？難道就是她真的曾使詩人的琴弦震响么？……”于是人們便會暗暗地吃驚于人世的無常了。當然，也還有龐達列夫斯基之流認為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那雙漂亮的眼睛照舊是美不可言的；但是也就是這位龐達列夫斯基，他還斷言全歐洲都知道她呢。

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每年夏天都帶着她的孩子們（她有三個孩子：女兒娜達麗亞，十七歲，兩個男孩，一個九歲，一個十歲）到她的鄉間別庄里來，她喜歡招待客人，這就是說，她接納男士們，特別是獨身的男人；至于那些外省的太太們，她却受不了。因此，這些太太們對她的反擊也就夠瞧的了。據她們的說法，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既是傲慢放肆，又是品行不端，而且還是個可怕的暴君；尤其是——她那種說話的自由隨便，簡直叫人口噤目呆！說實在的，達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在鄉間也的確並不留心小節，在她那毫無拘檢、听其自然的態度中，總可以覺察到有幾分都市的貴婦對待四周的無知無識的小人物的那種輕蔑不屑的神情。固然，就是對待她自己的都市朋友們，她也是非常隨

便，甚至还带些譏諷的；但是，那种輕蔑不屑的形迹，却一点也沒有。

順便提一下，讀者諸君，你們可留心到：一个对小人物随随便便的人，对大人物却永远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这是怎么回事呀？可是，这种問題实在也沒有什么道理。

当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终于把塔尔堡的練習曲記熟，从他那明淨而愉快的小房里来到客厅时，他看見全家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了。“沙龙”已經开始。女主人歇在一張寬闊的軟椅上，两脚蜷縮着，正在翻弄着一本新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靠窗，在刺綉架旁，一边坐着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的女儿，一边坐着她的家庭教师彭果小姐，这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干瘦的老处女，花花綠綠的帽子底下压着黑色的假发，耳朵里堵着棉花；靠門的一角坐着巴西斯托夫，在讀報紙，他旁边有別佳和万尼亚，在下跳棋；此外，靠着壁炉，站着一位身材矮小面色黧黑的先生，两手反叉在背后，头上蓬着斑白的头发，烏黑的小眼睛异常灵活——这就是阿夫利康·謝妙尼奇·毕加索夫。

这位毕加索夫先生是一位古怪人物。他对于任何事，任何人——特别是女人——都十分仇恨，自晨至暮，恶声不絕，有时罵得很中肯，有时却十分胡鬧，但总是很有风趣。他的爱发脾气几乎是近于稚气；他的笑，他的說話的声音，以至他的一切，全都象浸潤着胆汁似的。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很高兴接待毕加索夫：他的俏皮話使她开心。这些俏皮話也真够荒唐的。尽情夸張已經成了他的癖好。譬如說，無論告訴他发生了怎样不幸的事情，無論是一个村庄被閃电燒了，或是一座水閘被大水冲了，或是一个农民的手指被斧头砍了——他总是帶着滿臉的憤懣問道：“她叫什么名字？”——这就是說，惹起這場灾禍的女人叫什